

当代诗丛

朱先村 主编
第一辑

幻

余晓林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幻

余晓林 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诗丛 第一辑/朱先树主编.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6.10

ISBN 7-104-00784-9

I. 当… II. 朱… III. 诗歌—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 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15704 号

当代诗丛·幻

余晓林 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

(邮政编码:100086)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遵化市物资印刷厂印刷

71 千字 787×1092 毫米 1/32 开本 3.75 印张

1996 年 10 月第 1 版

199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500 册

ISBN 7-104-00784-9/I · 358

全套定价 55 元

(本册工本价 5.50 元)

写在前 面

朱 先 树

新时期以来的诗歌的发展,使诗坛出现了以现实主义创作为主的多元化格局,诗人们以多方位的探索,为寻求诗歌新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努力,从而解放了诗的活力与潜能,相互竞争又取长补短,形成了诗的多彩的风景。经过 80 年代诗坛的某种躁动以后,进入 90 年代以来,诗歌创作更出现了一些美好景象,诗在逐渐走向深沉和庄重。80 年代出现的面向西方的潮流,已在逐渐消减,一些体现东方精神和回归情结的作品已在大量产生。应当说诗歌已在进入自己正常的发展状态。

但是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诗歌发展所遇到的新的困难和问题也是存在的,比如有人认为现在是商品社会,人心物化,对文学特别是对诗已失去了欣赏兴趣,而大众传媒的纯娱乐趋向和文学创作中的消闲品味,使高雅的诗歌受到了冷遇。这的确也是一个事实。当然随着社会的变化发展,我们评价诗歌的价值观念应当有新的改变,不能只以是否有轰动效应和更多人数的普遍接受来评价诗,而应重在诗的艺术效应本身去作评价。不过在商品社会中人们的物欲追求对精神需求的

确形成了某种挤压，诗作为精神产品，进入商品市场暂时还难于有竞争力，而对这种状况，诗人们的确有了一种紧迫感。

面对新的社会现实状况，诗的确应当有自己的生存策略，这就是既要坚守也要顺应。坚守就是要坚守爱诗的立场，坚守诗的本质，诗人应当提高自己的学识品味，提高诗的质量，只要面向现实、面向广大读者，诗的希望就仍在诗人手中。顺应就是顺应市场，顺应读者，但不是顺应低级趣味。顺应的前提是坚守，在坚守中顺应，在顺应中坚守，永远保持清醒的头脑，不为各种干扰所困，诗就会生存和发展，也会得到社会和广大读者的理解和支持。

《当代诗丛》的出版，从某种角度讲，这也是当前诗人们坚持诗歌本质的一次成绩展示，这些作品都有自己各自的追求和特点，我相信广大读者会喜爱和欢迎的。

1996·6·2

目 录

诗歌的方式(序) 叶延滨(1)

童年的梦	(5)
春情	(6)
树	(7)
无题	(8)
夕暮	(9)
乡野	(10)
无题	(11)
无题	(12)
车站	(13)
观景	(14)
无题	(15)
无题	(16)
品梦	(17)
瞬间	(18)
无题	(19)
森林火种	(20)
无题	(21)
读你	(22)
幻	(23)
森林小屋	(24)
湖边	(25)
乡村茶园	(26)
无题	(27)
裸魂	(28)
雨中情	(29)
无题	(30)

无题	(31)
雪	(32)
天外的星	(33)
呵,星星	(34)
雨季	(35)
无题	(36)
森林童话	(37)
记忆的帆	(38)
岸	(39)
观潮	(40)
秋帆	(41)
秋思	(42)
结局	(43)
秋韵	(44)
风	(45)
人生	(46)
树与鸟	(47)
最后的宣判	(48)
海边	(49)
远航	(50)
无题	(51)
感觉	(52)
第一乐章	(53)
你曾说过	(54)
旋律	(56)
森林之谜	(57)
远景	(58)
近景	(59)
都市掠影	(60)
橱窗	(61)
路	(62)
世纪病	(63)
无题	(65)

果实·梦·葬礼	(66)
距离	(67)
悟	(68)
角度	(69)
古银杏	(70)
阳光下的寺庙	(71)
风与影	(72)
无题	(73)
告慰亡灵	(74)
圆明园断想	(75)
破碎的廊桥梦	(76)
城市边缘	(77)
远方的嘱咐	(78)
逃亡的乡愁	(79)
回归	(80)
倾慕森林入世的神韵	(82)
人性的回归	(83)
致三毛	(84)
自白	(85)
生活苦旅	(86)
城市肖像(二首)	(88)
会诊	(90)
超越	(92)
生活断想	(98)
翎花集	(99)
后记	(105)

诗歌的方式(序)

叶延滨

前天,接到电话,是余晓林在大门里打进来的,他和他的诗友来北京,专程来看我。他是我离开四川两年后,在家里接待的头一个四川青年诗人。在四川《星星》当主编的那些年,我一般不在家里接待作者,“恶名”甚广,到北京以后,有的诗人朋友到学院来看我,还是习惯往办公室走。他也是我调到中国作协当《诗刊》副主编后接待的第一个作者,他不知道我一周前已不在广播学院当系主任了,仍向系里打电话,找到了家里。我很高兴他的到来,因为他让我想起许多与诗与诗人有关的话题,这些话题,不是每个人都乐意听的。

余晓林是我认识很久的诗歌朋友,他在四川省图书馆工作,好象已当了多年的办公室副主任,算是个小头头了。但大概是坐拥书山的缘故,他身上没有一般当了个干部那种人的行政味,也就是说总不老练,就像别人“夸奖”我的“有才气”,实际是说:不成熟的小才子耳。书生喜欢书生,余晓林常来我这儿坐坐,不喝酒也不搓麻将,看一两首他新写的小诗,然后谈谈各自的事,就分手。想到与他的这种交往,我就想到“诗歌的方式”。我因写诗,又加上多年编诗刊,常常遇到一个诗人与诗的关系问题,许多青年诗人与我交朋友,让我感到在他们共

同的友情中，存在着不同的诗的方式。最常见到的是学诗求技，他们把我当做老师，与我相处，是真心的希望学到写作的技术。我也真想让他们得到满足，但却很难做到这一点，因为诗歌是需要通过写作完成，但真正的诗又不仅仅是技术能达到的，这是一种几乎必然失败的诗歌方式。还有一种方式是写诗求艺。这种方式，在诗人中常常见到，而且几乎是“圈子”内公认的高雅方式：为艺术！写诗谈艺，自然是人生雅事，但许多艺术流派过分短命，不少诗歌艺术狂热的追寻者某一天早上起来却投笔下海，这类事情看得多了，我认为把诗歌和艺术划等号的方式也不算接近诗歌本真的方式。我以为，最诗歌的方式是诗意人生，以一种平常心去面对诗，把它当做生活的一个内容，有了它并不奇怪，没有它倒会感到少了什么。我以为余晓林在这一点上，有着让我非常欣赏的诗歌方式。

余晓林的诗，没有什么惊人之笔，更没发生过什么轰动效应，他平平静静地记录下生活中与诗相交相悦的心迹：“小路尽头传来沉重的足音 雾茫茫——我不能分辨是她还是你……”“只看见背影 你的模样 转眼成了泥土中的蚯蚓 风景躲进幕后 悄悄审视你……”“常去海边观潮 心很平静 岸很平静 潮退了 目送远去的帆 在一张无形的网里打鱼……”读到这样的诗句，我们想说的不是它们表现的诗艺或给我们留下印象的不是诗歌语言本身，而是诗人的一种心境，一种人生态度。

我写诗二十多年，越写越感到诗是一种人生境界，是一种心境，也是我们有意无意的灵魂体操。诗意人生大概和禅的平常心有相近相缘的地方，说得再直白一些，就是爱诗之人与写诗之人。我自知是一个写诗之人，我当然也爱诗，但是，我对诗

之爱和对写作欲望的满足相比，常常是写作的欲望支配我提起笔来。在我看来余晓林更属于爱诗之人，从我认识他那天起，他就执著地与诗为侣，几乎以诗为中心来生活，无论是工作、阅读、交友，但他写的也不是那么勤，他不靠写作挣名声，也不靠发表挣钱花，但他在长长的岁月中总有诗为伴，诗就像他的影子，跟着他却又不爱声张。世界上有不少这样的人，余晓林是他们中的一个。和晓林相处，也会心平气和，也会感到人生的宁静淡泊之美，所以，我喜欢他那些小诗中的心境，让我们这些在滚滚红尘中奔走的心，找到一个小小的寓所。

余晓林来访让我想到这些话，而读他的诗也像他的来访，平淡又令人回味……



童年的梦

璀璨的星又一次升空
理想的七彩路
踏响天真的脚步
呼唤春天
母亲的雨露打湿了甜甜的梦……
沙滩垒砌的小房子
是稚心构筑的国度
悦耳的风铃
是小鸟碰响绿叶
发出的心声……
黄昏的情影留给了岸
蜜蜂睡了
花睡了
孩子们醒了……

春 情

凝固的语言溶解后
便吐露了真情
彩蝶翩翩
森林
揉进花的芬芳
晨雾的迷茫
编织童年的梦
一路采撷绿色标本
作为春天的序言

树

花下的树又长高了
和森林保持一定的距离
是为了永远铭记一个陌生的名字
秋风袭来
落叶最终有了归宿
而树却依然是树……
如果冬天只有沉默的自由
那么，春天就栖息在记忆的枝头

无 题

池塘溅满雨
采莲的小船从梦里缓缓驶来
季节的情影开始憔悴
一只红蜻蜓
栖息岁月的窗棂
聆听夜的絮语

夕 暮

晚霞粲然的黄金

滑过瞳孔

悬在天边……

雾来了

记忆的流逝

产生一种幻觉——

金字塔下面肮脏的交易